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323

中国公共图书馆参与文化遗产传承的策略研究
——以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为例

许魁义[1]，卢珂琦[2]，陆和建[3]

（1. 舟山市图书馆，舟山　316000；2. 安徽智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肥　230061；
3. 安徽大学 管理学院，合肥　230039）

摘　要：[目的/意义]公共图书馆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研究了中国公共图书馆参与文化遗产的传承策略，为公共图书馆参与文化遗产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过程]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实证案例分析，结合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苏州图书馆在古籍保护方面的工作内容，对古籍保护的手段及不足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结论]从古籍资源数字化呈现方式单一、古籍受众“小众化”、古籍推广和展示强动力不足等问题，对目前公共图书馆参与文化遗产工作提出建议：提供资源服务，建设特色资源数据库、协同合作，开发文化遗产数字人文平台、申报文化项目，培养专业人才、传习技艺，由点向面保护文化遗产、开展系列活动，激发公众兴趣、加强文化遗产推广营销，打造文化遗产品牌等，以期为公共图书馆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借鉴。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文化遗产；策略；古籍保护；公共文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G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248（2023）07-0085-09

引用本文：许魁义，卢珂琦，陆和建. 中国公共图书馆参与文化遗产传承的策略研究——以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为例[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3，35(7)：85-93.

1 引　言

“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起初指代传统的文物，到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文化遗产的外延作出新的规定，其外延不再局限于实体的文物，还囊括各种以非实体形态存在的民间知识、传统技艺、精神文化等表现形式，即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承载的文化价值是民族的基因与血脉，对于人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截止目前，中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1]。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做出规定，无论是对非物质文

收稿日期：2023-05-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社合作模式及动力机制研究”（18BTQ012）

作者简介：许魁义（1971-），男，馆员，舟山市图书馆，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卢珂琦（1997-），女，馆员，安徽智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服务与图书馆社会化管理。陆和建（1964-），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社会化管理、信息组织与检索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323

化遗产进行整理、研究、开展学术交流还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宣传或展示，都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2]。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还应当系统收集地方文献信息，保存和传承地方文化[3]。2022 年 4 月 11 日出台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强化古籍工作保障等相关要求[4]。2022 年 10 月 11 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的《2021—2035 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强调：各单位要立足新时代古籍事业全局，围绕古籍工作发展目标，聚焦高质量发展，系统谋划推进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和利用工作[5]。2022 年 12 月 19 日制定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古籍类文物定级指南》，明确了公共图书馆领域古籍类文物定级的总体要求、工作依据、工作方法等相关规范及要求[6]。

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记忆机构的重要一员，肩负着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传承社会文明的责任，它的积极参与将有利于文化遗产的资源保存与活态化呈现，从而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再生产。

2 中国公共图书馆参与文化遗产理论研究与实践现状

2.1 理论研究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许多学者已关注到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机构，参与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工作的重要作用，并已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公共图书馆领域文化遗产研究主要以 2008 年为分水岭，分为两个阶段。2003—2008 年为上升期，随着一系列政策和公约颁布，图书馆将文化遗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不断涌现，逐年增长。针对中国公共图书馆领域，首次对文化遗产展开相关研究的是金晓妹等在 2003 年探讨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并就图书馆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提出建议[7]。2008 年后进入平稳期，近年随着数字人文、大数据技术等主题的兴起，发文量再次呈上升趋势，如徐彤阳和琚涵斐探析德国图书馆参与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项目的整体情况，并分析出主题多样、模式多元、多方协作等建设特点[8]。由此可见，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研究学者逐渐发现公共图书馆在文化遗产方面新的切入角度。

通过文献分析法，笔者将国内公共图书馆与文化遗产的研究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方面，研究图书馆在文化遗产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定位，如马风燕认为图书馆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具有独特的职能优势，可以承担主要角色[9]，孙慧从文化多样性视角出发，对图书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重要意义进行肯定，阐释了图书馆对人类记忆的保存、对人类文明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记录作用[10]；IFLA 号召全球图书馆参加到文化遗产保护中，并为保护措施的使用提供咨询服务[11]；王毅等认为公共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2]。另一方面，图书馆开展了系列实施策略的研究，童杰认为图书馆能够实现非遗数字化保护，依靠三大技术：一是使用音频与视频数字化技术；二是采用数字化图案数据库与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三是运用三维动态成像技术[13]。孔凡敏梳理分析并对公共图书馆在非遗数据库建设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概括，接着从数据库元数据标准化建设、强化技术应用、构建共享体系和加大专业人才培养等若干方面提出建议[14]。刘伟华等强调图书馆有责任有义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主张关注弱势文化及其群体[15]。VRETTAKIS 等认为图书馆可以开发基于移动设备的故事编辑器实现读者讲述文化遗产故事，进而推进文化遗产知识传播[16]。

2.2 实践进展

在实践方面，许多公共图书馆十分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主要参与形式可归纳如下：第一，搜集、整理文化遗产相关资源。如上海图书馆借助馆藏优势，建设“古籍整理工作平台”，采取众包的形式对盛宣怀档案进行整理；自贡图书馆收集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其中，地方文献有 1 300 多种，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有 100 多种[17]。第二，开展文化遗产系列活动。如山东省图书馆打造礼射文化活动品牌，每年举办元宵节射花

灯、清明节射柳、端午节射五毒等活动；国家图书馆举办民间剪纸艺术展；苏州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开展了古籍修复体验活动。第三，挖掘、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山东省图书馆申报的“中华传统礼射”和“雕版印刷技艺”两项入选山东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8]；国家图书馆申报的“传统书籍装帧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第四，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情况。笔者调研了55个省级及省会图书馆，经过综合梳理及实践检索发现，共有37个图书馆网站上建立了一级或二级地方文献书目检索，其中安徽省图书馆将“古籍保护”设为一级导航栏，里面包含“简介”“机构设置”“政策法规”“工作动态”“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典籍中的安徽”等10余项二级导航栏。首都图书馆是将“古籍特藏”列为一级导航栏，天津图书馆设有“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辽宁省图书馆是在“馆藏精品”目录下设置的古籍相关内容，直接设置一级导航栏的还有南京图书馆、武汉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等。

综上所述，国内公共图书馆在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有欠缺。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在培养文化遗产继承人与传承文化技艺方面考虑较少；另一方面，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仅从传统图书馆工作模式入手已然不够，应当积极探索与数字人文技术的结合，以期发挥更大作用。

3 中国公共图书馆参与文化遗产传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3.1 必要性

（1）依法赋责。2011年，中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自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就有法可依，逐步法制化、规范化，该法规第35条对以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机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机构、保护机构等相关机构作出要求，重点指出其应结合机构业务内容，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以及学术交流等活动，同时承担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职责。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上，具有无法推脱的责任与义务。

（2）激发和满足群众需求。公共图书馆基础性地服务于社会各界人士，公共图书馆向全民普及文化遗产，是激发和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获得感、参与感的重要手段，是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必要措施。

（3）传承与保护文化遗产。图书馆社会职责中，与文化遗产联系的有两个。其一是收集和保存人类文明遗产的责任，文化遗产是五千年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部分，图书馆收集与保存文化遗产资源，有助于促进人类对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互相转化与利用；其二是教育与传承的责任，图书馆普及传统技艺、文化知识，有利于丰富公众日益增产的精神文化需求，传播和传承优秀文化遗产，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3.2 可行性

（1）资源优势。图书馆馆藏中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既有古籍手稿、碑帖石刻，也有方志著作等。这些文化遗传资源作为第一手资料，无论是在助力挖掘文化遗产典型项目上还是在推动申遗过程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公共图书馆对文化遗产资源加以利用分析，帮助更多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公众视野，让被湮没在历史长河的精神财富重新熠熠生辉。

（2）技术优势。图书馆自有的信息组织方法论可以为文化遗产资源的搜集整理提供不同角度的理论指导，如文化遗产文献的组织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多种资源的归类整理等提供标准，为打造文化遗产共享平台提供理论保障。

（3）群体优势。公共图书馆面向对象为社会各界人士，具有庞大的读者社群，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节点。不仅可以从中挖掘、培养并组建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队伍，还对宣传普及文化遗产知识，唤醒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大有可为。

4 实证案例分析

古籍是记载历史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具有不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323

可再生性，2022 年 4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扩大古籍保护修复人才规模，提升古籍修复能力，加强对濒临古籍的抢救性修复。公共图书馆理应承担起保护、利用和传承好古籍的责任与义务。2022 年，正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 15 周年之际，在政策的推动下，公共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正蓬勃发展。本文选取的 3 个案例，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苏州图书馆均为全国古籍保护修复的龙头单位，在馆藏古籍的整理和应用、创新数字化古籍服务等方面具有引领和代表性。

4.1 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保护基本情况

早在京师图书馆时期，国家图书馆就有工作人员专门进行文献修复。1949—1965 年，《赵城金藏》的全面修复，让残破的国宝级珍贵文献获得重生。2007 年，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主要内容有以下 3 点。

（1）古籍保护修缮项目。国家图书馆构建全方位保护体系，全面铺开古籍普查工作，形成中华古籍联合目录，搭建古籍数字资源库；编制《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促使中国能够实现分级管理和保护古籍；对“全国古籍保护单位”进行命名；完成多个古籍库的标准化搭建，提供更好的古籍存藏环境；完善古籍保护体系，尤其是利用现代技术，将其作用于缩微工作上，促进古籍的数字化进程，构建严密的中华古籍保护网络；此外，国家图书馆设有特色“西藏古籍保护专项”“新疆古籍保护专项”“海外中华古籍保护专项”“国际图书馆联合会文献保护与修复项目”四大模块。

（2）古籍开发利用。国家图书馆不断改善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方法，完成“十一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延续中华善本复兴二期工程，全面保护中国古籍；同时开办“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研修班”等培训班，培养古籍保护领域的高水平人才，推动加强古籍修复和基础实验研究；主办《图书馆》文献保护专刊；联合企业发起“识典杯·古籍内容创意季”赛事，联动古籍保护行业从业者、创作者、高校学生、传统文化爱好者等群体，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以更加创新的方式探索古籍活化新可能，传递古籍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

（3）创新数字化古籍服务。2023 年 6 月，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北京大学和抖音集团在国家图书馆就共建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举行签约仪式，三方将共建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计划在 2025 年底，完成国家图书馆等收藏单位提供的 2.5 万种古籍的数字化整理，并提供公益性公众阅读服务；此外，国家图书馆利用虚拟显示技术打造“《永乐大典》VR 全景文化典籍”项目，对中华典籍的聚散流变进行宏观式的全景展现[19]；《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也正式发布，该知识库旨在藉由交互式可视化技术与关联语义技术实现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古籍的多维度查询与探索。

目前，国家图书馆现有古籍约 140 万册件，已经形成了体系完整、学科齐全、品种繁多、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化典籍库，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是研究历史社会不可缺少的原始材料。

4.2 上海图书馆馆藏古籍保护基本情况

上海图书馆是全国古籍保护修复的龙头单位之一。2014 年，上海图书馆荣获了文化部授予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称号。该馆在古籍保护工作中始终坚持传承传播并举的核心理念，坚持让古籍走出“深闺”，成为文化自信的源头。

（1）古籍保护修缮项目。2007 年 3 月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的指导下，上海地区的古籍保护工作相继开展，2008 年 10 月 9 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在上海图书馆揭牌，并成立古籍普查工作领导小组。主要开展以下工作：①古籍清点与编目。17 万余册善本在 2007 年 7 月 11 日—2008 年 1 月底清理完成，在此过程中，对已编目的古籍作了全面清理，并摸清历史遗留问题，暂存于外围书库的未编古籍，有相关人员前往古籍堆放现场清点装箱，从而为接下来的编目工作做好前期准备。上海图书馆在 1996 年新馆落成之日起，启动历史文献抢救

工程，成立家谱、碑帖、盛宣怀档案项目组，开展文献专题编目，该馆古籍普查组以年均 4 000 种的进度埋头于故纸堆中，共完成编目 42 000 余种。在编目过程中，发现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古籍普查收获，增补和完善了馆藏。如《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新刊古论精粹》《六研斋笔记》等高价值的古籍版本。②古籍修复。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下属的文献修复保护部承担着该馆古籍修复与人才培养的重任。10 年来，文献修复累计总量达 19 733 册 1 095 543 页，修复技艺名扬全国，深具专业影响力。最后，古籍扫描、改善管理、加强研究、培养人才、资源建设、文献征集等工作。

（2）古籍开发利用。上海图书馆举办“缥缃流彩”系列专题讲座、“大家讲古籍”系列报告会、十大精品古籍馆藏展览，还同步推出了独具“图书馆”审美和创意的系列文创产品，不断开发古籍之乐趣。

（3）创新数字化古籍服务。早在 1996 年，上海图书馆就与长江计算机集团联合打造了古籍影像光盘制作及检索系统，仅用 3 年时间，该系统就完成古籍善本 1 000 多种 60 万页的扫描和标引工作。2019 年，上海图书馆作为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从 3 万多种 19 万册馆藏古籍善本中精挑细选出 10 种古籍精品，携手上海广播电视台创新推出“古籍今读”《诗书画》特别电视节目，节目连播 10 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大众普及古籍知识及其蕴含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

4.3 苏州图书馆馆藏古籍保护基本情况

苏州图书馆古籍源自清末正谊书院学古堂旧藏，1914 年建馆后藏书陆续增加，现今总量近 20 万册，其中珍贵善本达 2 万余册，是国内著名的古籍收藏单位之一。2011 年苏州市古籍保护中心正式揭牌，并设立独立的“苏州古籍保护网”网页。主要开展如下古籍保护工作。

（1）古籍保护修缮项目。苏州图书馆十分重视古籍保护工作，认真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强化古籍保护与修复，重视古籍整理和研究。自 2007 年起，苏图先后招聘了多名古籍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修复人员，并多次派人参加国家和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相关业务培训班和研修班，为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苏州图书馆古籍收藏条件全国领先，设立古籍修复室，并配备了压书机、数控切纸机、电子干燥箱等专业古籍修复工具。且从 2013 年开始，苏州图书馆对古籍修复工作过程作了更加严格的规范和记录，建立起了完备的古籍修复档案。

（2）古籍开发利用。在馆藏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完成了《苏州图书馆藏善本提要》《苏州图书馆藏善本题跋》等相关撰写与项目；此外，苏图创立了“吴门缥缃”——中华传统文化推广活动品牌，通过展览、讲座、手工体验、现场演示等多种形式进校园、进园林，拉近了古籍与社会公众的距离；苏州图书馆还联合常州市图书馆、苏州博物馆承办“册府千华——《永乐大典》与苏州文献展”，通过文字、图片、古籍实物等文献资源，结合互动体验等方式，生动展现《永乐大典》的编纂过程、形制内容、文献价值。

（3）创新数字化古籍服务。自 2007 年开始，苏州图书馆就逐步推进馆藏古籍文献数字化工程。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已完成数字化古籍 1 496 部，829 640 页，容量达 16.12TB。同时，还建立起了包含苏州古代地方文献、馆藏珍贵古籍、苏州地区家谱以及苏州文人别集等内容的“苏州图书馆古籍库”，并实现了远程登录、图文对照、全文检索、繁简字转换等功能。另外，通过缩微胶卷的转化，建成了馆藏民国报纸数据库，收录了民国期间苏州的 18 种地方报纸，大大便利了读者的使用。

5 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中的不足之处

5.1 古籍资源数字化呈现方式单一

资源数字化是古籍保护的重要手段。如国家图书馆利用自建和外购等方式，建设了一大批善本和普通古籍，还有甲骨、敦煌文献、版画铭文、西夏文献、地方志、族谱、年鉴以及老照片等珍贵资源数据库，并通过发布和共享古籍特藏数字资源的综合性平台免费向公众提供检索服务。

但是由于古籍是在经历史沉淀下“幸存”的文化载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323

体，因其数量少，无法复原等特点，各图书馆从保护的角度出发，会对原始古籍资料进行严格的管理与保护，在采用数字化手段对古籍进行保护的同时，古籍资料的数字化转换往往仅采用图片、文字等形式，展示形式过于单调乏味，难以向公众提供多感官、沉浸式的体验。

5.2 古籍受众“小众化”

受限于专业知识和古今文化差异，古籍的受众不可避免地范围较窄，而且受限于这种因素，使得在部分区域和群体中，古籍保护意识便更为淡薄，这种“小众化”不仅会导致古籍保护工作开展受限，也会导致古籍成果受众仍然局限于文史哲研究人员、学者，部分读者存在感兴趣但接触专业知识和实践操作的机会较少，普通读者又难以理解古籍内容，古籍成果难以走向“大众化”。

5.3 古籍推广和展示强动力不足

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大多数古籍资源经过数字化保存后，仅通过图片、声像影音等形式保存在数据平台中，缺少深度的利用，并没有进一步盘活古籍资源的价值。许多资料随着技术更迭，已逐渐出现无法访问或阅览的状态。如在国家图书馆口述历史中的影音资料，笔者已无法访问需使用 Flash 插件播放的视频。这也说明在古籍保护工作中，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及时维护升级也应当是公共图书馆后续的工作重点。此外，部分图书馆对古籍的成果展示局限于线上线下展览原籍，没有围绕古籍挖掘更多展现方式，读者难以沉浸式感受到古籍的魅力，限制了读者更深层次的兴趣。

6 中国公共图书馆参与文化遗产传承的策略

6.1 多种方式展现文化遗产数字化

（1）提供资源服务，建设特色资源数据库。以国家图书馆为例，截止 2023 年 8 月，进入“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官网平台显示，网站的“古籍资源库”模块涵盖了 46 个子模块，包括但不限于“中华古籍资源库”“法藏敦煌遗书”“全宋诗分析系统”等，由此可见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内的文化遗产资源开放数据库建设能够做到多样主题、跨越馆际。各地图书馆应当合理利用本地文化遗产的优势，积极开展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数据化，尤其是馆藏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不必拘泥于文化遗产的具体形式，可以是文字或是影音声像，也可以是有形的或是无形的，还可以是结构化的或是非结构化的。丰富的数字资源是打造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的基础，也是未来公共图书馆参与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

（2）协同合作，开发文化遗产数字人文平台。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文化遗产工作领域逐步出现数字人文平台。其中，利用时间轴、三维建模、虚拟展示、数字模拟和人机互动等多种方式对文化遗产和历史场景进行虚拟复原和再现，是文化遗产利用数字人文技术的先进呈现形式。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向全世界公众开放数字文化遗产资源；欧洲数字图书馆设置理事会，用以协调文化和科学遗产数字平台搭建工作。中国地方公共图书馆应当积极开展项目建设，主动与其他机构合作，积极寻求跨界合作，突破技术壁垒。

6.2 挖掘文化遗产，让“小众”走向“大众”

（1）申报文化项目，培养专业人才。公共图书馆应积极挖掘地方文化遗产资源，发现地方文化的闪光点，将这些闪光点放大，通过申报文化遗产项目等形式，将原先仅仅面向部分研究人员“小众化”的文化遗产资源向公众展示，实现文化遗产资源“大众化”，提升文化遗产的关注度和开发价值。如 200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国家图书馆申报的“样式雷图”项目列入世界技术名录；“样式雷”是对清代 200 多年间，共有 7 代 10 人先后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姓世家的誉称。他们设计的五座建筑（故宫、颐和园、天坛、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和西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相对应的，“样式雷图”便是建筑图纸，目前还有 20 000 多件存于世间，其中近 15 000 件珍藏在国家图书馆，其余少量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

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地。通过项目申报，不仅保护了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科技史上的绚丽瑰宝，同时还向世人展示且证明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超高水准。此外，利用文化项目申报的方式，在实现古籍保护的同时，还可以培养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如在国家图书馆“传统书籍装帧技艺”项目中，其不仅保护了一种以传统材料、传统工具、传统技法，涵盖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金镶玉装等多种传统装帧形式，涉及历史、版本、材料、美术等领域，对古籍文献进行装订传统手工技能，还打造了一支传统技艺精湛、知识结构全面、年龄梯队合理的书籍装帧技艺传承队伍。

（2）传习技艺，由点向面保护文化遗产。古籍技艺传习一般采用理论授课与实操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亲自指导、授课，梳理出古籍保护修复工作中部分关键、难点技艺，开展系统的针对性培训。学员们通过实操体验、现场求教、互动交流消化吸收技艺。如“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以“师带徒”的形式传授技艺。迄今为止，“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已经举办了 500 多期古籍保护培训班，培训学员超过 2 万人次。这种培训方式促点向面，能够不断增加古籍受众，促进保护文化遗产。

6.3 创新成果开发形式，增强文化遗产保护动力

（1）开展系列活动，激发公众兴趣。保护文化遗产的最终目的是对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和利用，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就古籍保护来说，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古籍文化活动，包括古籍展览、修复技能展示、舞台解说等可以实现古籍推广和展示，为这些沉淀着地方记忆和文化的非遗项目创造一个独有的舞台，将典籍与现实联结，使更多的读者能够直观地欣赏探索。活态化是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其生活化的特质容易让公众产生兴趣，通过人们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方式，可以有效的进行活化传承。比如剪纸、表演、茶艺等，可以通过观赏或者直接参与，从而获得大众的了解、喜爱与普及。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被定在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公共图书馆可以定期组织大规模的非遗宣传活动，既响应国家号召，又能在图书馆营造浓厚的非遗保护氛围，增强公众对非遗宣传活动的认识和重视。例如国家图书馆在“古籍里的春联”活动中，将古籍与民俗文化相结合，寻求历史传统与当下生活的连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利用开发研学产品等手段，为中小学生带来古法造纸、雕版印刷、经典传拓、卷轴装帧、经折装祯、线装装帧 6 节内容的学习，帮助青少年直观领略古籍文化，体验传统技艺的操作流程，培养对古籍文化的兴趣。

（2）加强文化遗产推广营销，打造文化遗产品牌。公共图书馆不仅要主动作为，通过新媒体平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众现代生活深度融合，也应当将新媒体运营作为重要工作：首先，公共图书馆应该筛选出适宜在网络平台上展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地方古籍文献内容，将公众的审美倾向纳入考虑范围，再结合创新型信息技术的灵活运用，构建并逐步拓展线上阅读空间，降低线上线下两种不同服务方式给用户带来的服务体验差距，由此才能有情感有温度的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其次，开发文化遗产文创产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公共图书馆法》中提出，鼓励公共图书馆以打造文化创意产品的形式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图书馆应通过组织、开发不同形式的非遗文化创意产品，包括地方古籍文献，打造非遗文创品牌的，提高非遗文化影响力。

7 结　语

公共图书馆与文化遗产有着天然密切的关系，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公共图书馆可以将文化遗产，尤其是地方古籍文献与现代生活紧密连接，让文化遗产不再是遥远的传说，让文化遗产更加生动具体，将祖辈沉淀下来的历史文化与传统技艺传承下去。未来，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与数字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文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323

化遗产活化，基于文献挖掘的文化遗产开发体系，以及基于文旅融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将是公共图书馆参与文化遗产研究的重点方向。

参考文献：

[1] 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EB/OL]. [2023-03-10]. https://www.ihchina.cn/.

[2] 中国人大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EB/OL]. [2022-12-15]. http://www.npc.gov.cn/zgrdw/huiyi/lfzt/fwzwhycbhf/2011-05/10/content_1666069.htm.

[3] 全国人名代表大会. 中华人名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 [2017-11-04]. http://www.npc.gov.cn/.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引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EB/OL]. [2022-04-11]. http://www.gov.cn.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2035 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公布实施[EB/OL]. [2022-10-11]. http://www.gov.cn.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文化和旅游办公厅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公共图书馆系统古籍类文物定级指南》[EB/OL]. [2022-12-19]. http://www.mct.gov.cn.

[7] 金晓妹, 陈仰珊, 钟志芸. 图书馆如何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 图书馆杂志, 2003, 22(2): 55-56, 49.

JIN X M, CHEN Y S, ZHONG Z Y. How the library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Library journal, 2003, 22(2): 55-56, 49.

[8] 徐彤阳, 琚涵斐. 德国图书馆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作用与启示[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23, 32(1): 79-88.

XU T Y, JU H F. Role and inspiration of German 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23, 32(1): 79-88.

[9] 马风燕. 县级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初探[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1(9): 101-102.

MA F Y. On the role orientation of County library i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2011(9): 101-102.

[10] 孙慧. 论现代图书馆在保护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价值和作用[J]. 图书馆, 2010(5): 103-104.

SUN H. Discussion on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protecting and spread immateriality culture inheritance for modern library[J]. Library, 2010(5): 103-104.

[11] IFLA. Get into the 2005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diverse cultural expressions[EB/OL]. [2022-11-08]. https://www.ifla.org/news/mobi lising-libraries-for-cultural-diversitynext-steps-informed-by-the-unesco-2005-convention/.

[12] 王毅, 柯平, 丁华东, 等. 服务国家文化战略 推进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资源创意开发[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2022, 34(12): 4-32.

WANG Y, KE P, DING H D, et al. Advancing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 LAMs for serving China's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J].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agriculture, 2022, 34(12): 4-32.

[13] 童杰. 图书馆数字化服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0, 20(27): 95-97.

TONG J. Discussion on the functions of library's digitalized service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Sci-tech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 economy, 2010, 20(27): 95-97.

[14] 孔凡敏. 公共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研究[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2019, 37(3): 83-86.

KONG F M.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the public library' 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atabase[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9, 37(3): 83-86.

[15] 刘伟华, 许静华. 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6(7): 27-30.

LIU W H, XU J H. The protection of library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J]. Library work and study, 2016(7): 27-30.

[16] VRETTAKIS E, KOURTIS V, KATIFORI A, et al. Narralive - Creating and experiencing mobile digital storytelling in cultural heritage[J]. Digital applications i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heritage, 2019, 15: e00114.

[17] 文汇报. 激活数字服务平台,给"养在深闺"的古籍注入新的生命力[EB/OL]. [2022 -03-1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6868169586903856&wfr=spider&for=pc.

[18] 中国山东网. 山东省图书馆俩项目入选第五批省级非遗项目名录[EB/OL]. [2021-11-2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740

6842534158124&wfr=spider&for=pc.

[19] 周笑盈. 虚拟现实技术在古籍智慧化阅读推广中的应用与实践[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2022, 34(8): 79-91.
ZHOU X Y.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the intelligent reading promotion of ancient books[J].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agriculture, 2022, 34(8): 79-91.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Taking the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Public Libraries as an Example

XU Kuiyi[1], LU Keqi[2], LU Hejian[3]

(1. Zhoushan Library, Zhoushan 316000; 2. Anhui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Intelligenc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Hefei 230061; 3. Management School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cultural memory institutions, public libraries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ng hum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passing on civilization. It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preservation of resources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us promoting the value reprod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strategy for promoting China's public libraries'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public libraries'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Method/Proces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examined relevant policies and laws, and analyze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public libraries'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detail. At the same time, it studi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particip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three cases selected in this paper, National Library, Shanghai Library and Suzhou Library, are all important units in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China, and have leadership and representativenes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their collections and the innovation of digitalized ancient book servic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protect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restoration project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innovative services of digitalized ancient book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y.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means and shortcomings of ancient books' protection a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Results/Conclusions]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the digital versions of ancient book resources are presented in a single way; the audience of ancient books is not large; and motivation for the promotion and display of ancient books is not strong enough.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promoting public librarie's participating in cultural heritage: providing more characteristic resource services and building characteristic resource databases;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 cultural institutions to develop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s for cultural heritage; actively applying for cultural projects while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s; strengthening the teaching of skills to protect cultural heritage in a wider scope; carrying out a series of activities to stimulate the public interest; strengthening the promotion and market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to create a cultural heritage brand. Admittedly, this paper still has the problem that the case study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more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can be carried ou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public libraries; cultural heritage; strategy; protection of ancient book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